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五上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侯

易經蒙引卷五上

明 蔡清 撰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

此與泰卦乾坤交而二氣通同意益柔本在下剛本

在上今剛下而柔上乃所以爲交感乾本在上坤本在下今乾下而坤上乃所以爲通泰

○又艮止則感之專兊說則應之至止則不他說則樂從也

○又艮以少男下於兊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

其男女之正婚姻之時二句皆從上句内見得葢以男下女男女之正也而二少相與又婚姻之時也○

大抵卦體卦德卦象三段意皆歸於咸之一字内而所謂亨利貞取女吉者義蓋從此而出故本意以通釋卦名卦辭而夫子彖傳乃獨以屬之卦辭者所見非不同也命辭之際偶不同耳○文王繫此卦之辭意謂卦體則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卦德則止而悦卦象則男下女夫惟剛柔一感應而感之者專應之者至且又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如此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雲峰胡氏謂卦體釋亨卦德釋利貞

卦象釋取女吉此說文離不可從益亨是正的亨亦惟正則吉所以不可分貼分貼則卦辭意判隔矣○柔上剛下止而悅兩平意男下女輕重意柔上剛下止而悅說剛柔感應也男下女則專就男女之感應言○咸亨以得正者言也故曰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如恒亨無咎亦以得正者言也故曰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又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亦以得正者言也故曰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

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益下句利貞字皆以中明上文之意致丁寧云耳○凡易言吉亨皆主正者也可見易以道義配禍福非如纖緯術數之書或曰吉與亨亦何分別曰亨是目下通達無礙吉是事做得有結果而無破敗○取女吉特舉感之一事意却在貞字上來故云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味所為皆凶句意又可見取女特其一事

咸感也

上文本義云咸交感也又曰感有必通之理蓋有感便有應所應又為感如所謂父慈則感得子愈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的道理故為交感也如此安得無道理本義云兊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兊悅則應之至葢天下原無無對之物感字固是對應字無應亦不為感矣有感斯有應感而應則通矣此感應感通之别也二氣感應以相與

此二氣指剛柔兼造化人物言莫非感應也不可專指人事說如恒卦雷風相與雷風本造化也亦用以釋恒義此又可以証剛柔之爲泛說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分明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萬物化生還是天地之感而通處通屬天地化氣化者也生形化者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愚謂感人心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也正蒙曰

誠於此動於彼也此意尤切又正蒙第九篇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和平二字要說得接那聖人感人心處葢聖人之德既有以感乎人心則人心戴之無有不歸順而或乖戾者矣故天下和平〇一說聖人之感人心不過以人心所同然者而感發之耳葢以人生皆善有以感之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和平矣此意亦好但更味和平字便覺未切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依程傳觀其所感只承上二句言一說只是虛說云大凡即其所感處觀之天地與萬物之情舉無所遁矣此以觀其所萃一處來照看似更為停當○愚謂天地感者感也萬物化生則通矣聖人感人心者感也天下和平則通矣即此而觀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是這一感通也是先舉兩件大事項說起而因以槩其餘不是指上二句就當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葢在天地自有天地之感通在萬物自有萬物之感通在此一物自有此一物之感通在彼一物自有彼一物之感通舊説言天地則聖人在其中言萬物則萬民在其内者不可用○極言感通之理元非有出於經文之外葢感通二字即所謂咸亨耳但文王彖辭主占故説得不免於狹孔子釋彖亦姑以據其義之所及者而言之至於其所釋之未盡者則必於其極言處發之矣○天地萬物之情感通處便是情也

恒久亦其情也萃聚亦其情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則是以澤之潤而感乎山以山之虛而受其感咸之象也君子體之則虛其中以受人之感焉夫人之心不虛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矣雖有至者皆捍而不受矣○不以私意自蔽所謂虛也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受人無工夫虛則能受也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或以為此是引起下句以

虛受人之意不當以貼上句愚謂君子以虛受人於象必有所取豈非以山上有澤以虛而通故邪如師卦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亦與上下文意俱貫通○山以虛故能受澤之潤土性燥也君子之心虛方能受人之感實則有拒而不能受也此以接物言開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其以虛受人為何如哉○受人者受人之感在人之感或以事感或以言感惟其虛中則人之以言感者吾有

以納其言而酌其是非人之以事感者吾有以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不然有我之心先據其中人之至吾前者一無可入之理矣如心有所忿懥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喜吾亦不以為喜矣心有所好樂則人之至吾前者雖有可憎嫌亦將不以為嫌矣故胸中須空空洞洞無一物先實其中乃可所謂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或曰君子固當虛以受人之感倘或感以不正亦將虛以受之乎曰愚故嘗曰納其言而

酌其是非承其事而裁其當否也於此亦可以見咸之必利貞處○或又曰以虛受人是主善而當受者言故程傳云若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葢夫子既令人虛以受之是必指其所當受者言也此說似較自然而亦無得而破所以卦辭咸亨是指正者言利貞則便是丁寧以申明之又如彖傳言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皆以感之善者言然則君子以虛受人正謂

所當受之感無感矣○或又疑程傳以量而容擇合而受語意皆只是說受人未說到受人之言與事處看來不然然則人之感我果是如何感只到我面前便是感邪○程傳言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此語最精切

初六咸其拇

按感於最下謂感之初其感也淺是感物不是為物所感如大象所謂受人之感也此說以九五之不能

感物上六之感人以言而定也○人身自項首循次而下拇其至末者也故云最下○又按大壯之初曰壯于趾今獨言拇者拇又其最末者以明所感之淺耳甚言其微末也○本義謂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其不言吉固是其不言凶何也蓋初雖未遂其進而亦未涉乎害也凡吉凶悔吝生乎動故禍或為福所倚福或為禍所伏商山四皓曰馳馬髙蓋其憂甚大進未必皆吉也故同人之上九以無同也

而得無悔大有之初九以無交害也而得匪咎○感之尚淺欲進未能益凡得遂其進者皆非所感之深者不能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此也故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識者非之○咸之初六正如孤寒之士踈遠之臣勢分之接於上者旣無相親之便情意之投於上者又無相得之素故感乎人而人未為之感雖求其進而未得遂其進也而凡交情之淺者皆是○咸其拇詞意若曰咸以其拇也諸爻皆同

本義云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此即以虛受人之理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周子所謂

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及先儒所謂無心之感者

皆此義也此一關節最大咸之為道在靜以應動如

初如二如三如上則失之動如五則又膠於靜而不

能動故曰物來而順應靜亦靜動亦靜○只要以靜

而動所謂感宜靜也九四貞吉悔亡正是此理

志在外也

謂志已動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咸以人身取象初當拇則二當腓故曰二當其處也

本義二當其處以陰柔不能固守取象咸腓是專就

六上說中正之德能居其所又并六與二取總是一

箇爻做二樣看也以人言之則是其氣性躁急而必

則中正知義順理者也故象傳曰順不害也蓋六二

有是病而又有是德占者亦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咸其腓内之則失已而敗名喪節外之則失人而招尤取羞凶也惟能反之而居其所則内不失已外不失人為吉也然則人顧自處何如所謂隨所處以為吉凶者是也○咸其腓象也凶占也吉本象以著占也○所謂居吉者非以不動為吉也以其不妄動而吉也若徒以不動為吉則九五之咸其脢何以謂之志末也益無悔與吉不同六二之居吉不妄動者也

九五之咸脢无悔不能動者也

順不害也

蓋六二中正順德也順則不妄動以取害矣○一說

孔子說順字未是取中正意只是貼居字正當依程

傳守道不先動之說然據順以聽也順以則也之例

則未嘗不取諸爻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也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

執之一守隨之之辭也故象傳曰所執下也○執其
隨此於爻體無所取只是就位上取咸以人身取象
九三當股之處故咸其股執其隨不可說出過剛不
中如六二之咸其腓初六之咸其拇九五之咸其脢
一槩皆以位取○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
而隨之所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而不克自樹者也
如是而往則業廢功隳名敗而節喪焉有不吝者一
說不必論到此只所執也下便是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下二爻隂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静而動可吝之甚也如王莽圖簒漢當時貢符獻瑞成羣者固不足怪揚雄以當時名儒乃亦劇秦美新甘為莽大夫朱全忠滅唐羣下㑹師厚劉知俊輩為之効力苟圖富貴固不足言其張文蔚薛貽矩輩素以丈行著稱乃亦甘為逆賊佐命卒就唐六臣之誅髙季廸鶴媒詩云嗟爾髙潔非凡鳥胡為狗食移此心○

所執下也葢丈夫不能自樹而以同俗從衆為志良可醜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既是心便為咸之主二句相承心便是咸之主如拇如腓如股如輔頬舌皆心之所役使以感物者惟心則為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此理字與繫辭傳本義所謂理本無二及皆感應自然之

常理理字相同葢理即正理也下文云失其正者失其理也正而固者應事接物一視其理之當然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確乎其如是而不移所謂正而固也如是則雖不期於人之應而莫不丕應傒志矣雖不必於人之從而自信從者衆矣何吉之不得何悔之不亡○憧憧猶是剌剌眉眉之意正韻曰不絶貌亦近之憧憧往來不可謂憧憧於往來之間只是憧然而往來語類云是箇不好的往來往來自不

妨只不合憧憧耳往來正是感應二字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亦是這箇往來朱子曰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故此往來二字皆歸於所感之一感字累於私感則雖着意於感物而所感者能幾何此見貞吉二字雖聖人之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亦不過此天下之理公大二字相連私小二字亦相連○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故憧憧往來則朋從爾思而已明不

能及遠也○憧憧往來欲物之我從也然既有心於感物則所感者狹矣故但其朋類從之而其所感之不及者不從也是以君子之道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所以能上下與天地同流○味九四爻象大旨只是一正一反說蓋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反是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此葢覇王之辨也此爻辭闗涉最大而要分明是心學心法與艮卦彖辭一般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

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唯貞吉而悔亡則不至於感害矣不正之感如何便有害要與朋從爾思慮見得蓋思欲歸己恕使誰當自當有害此不易之定理也害即是悔而不吉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言私小也與渙九四光大義同一說謂其不能及遠也巾朋從爾思意言於其道未為光大也此說似更

長

九五咸其脢无悔

本義云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謂其與心相背也蓋一人之身衆體如拇如腓如股如輔頰舌皆聽心而動者也獨脢不然脢既不能感乃曰咸其脢者正以明其不能感也如同人上九無所與同者也乃曰同人于郊亦正以明其無所同也二爻一律○此爻如一剛介之士廉隅壁立而舉世莫與自感道言之固

未為善然終不至於招咎而取尤所謂無咎無譽者也無悔者非取之也是乃因貶得褒貶中之褒也

咸其脢志末也

謂其志如此抑末矣同人上九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咸其輔頰舌

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故周公兼舉之○本義居説之終以二體言處咸之

極以全體言咸其輔頰舌所謂啇夫喋喋利口者也

○不言凶咎者不言可知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震剛居上巽柔居下剛柔各得其位理之常也如以柔居上以剛居下則剛柔易位非其常也○震雷巽風二物相與程傳曰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皇極外篇第十九板曰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張子曰凡隂氣凝聚陽氣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或曰雷震則風發畢竟此理如何愚謂風自火出火熾而風自生矣但解得此理則所謂雷風恒者可得而推矣火伯璿曰史載風赤如血蓋赤陽也陽氣極盛而風有形異也近世颶風大作則空中火飛火極明處風亦極盛蓋氣之所奮激便有風理必然也口鼻之息尚有微風況雷乎雷常有火總是氣之發也故雷軋

先之皆陽盛也風多有不因雷者不必言矣但雷震則便有風此是雷之風也故爲常理不然聖人誣矣雷風相與聖人認得真而以爲常衆人不知特强說耳葢不知自有雷風相與之風而疑尋常之風不必皆有雷也雲從龍之雲亦與尋常之雲不同葢自是龍身上蒸濕之氣之所爲也盛則亦成雨矣皆常理也○巽順震動爲巽而動大凡人之動作必須巽順不順而動於理固不可於勢亦不濟故順而動者乃理

之常也○二體六爻隂陽相應以二體言震剛而巽柔一剛一柔之相應也以六爻言初剛而四柔二剛而五柔三剛而上柔各一剛一柔之相應也皆為理之常也或以二體六爻為二體之六爻如此則本義何用二體二字如既濟曰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未濟曰卦之六爻皆失其正噬嗑曰三隂三陽剛柔中半皆不曰二體六爻也且此言二體剛柔相應自與上句剛上而柔下不同益上句重在上下二字謂剛居

上柔居下乃理之常也此句重在應字若二體皆剛或皆柔便非一陰一陽之常理矣六爻亦然二體六爻陰陽相應此論常理不可只就卦爻言當說出一步涉事物上去如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例皆以人物常理言也○本義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無咎此久於其道與彖傳久於其道語意輕重不同彖傳重在道字上此本義重在久字上但所久者亦道也若非其道何以得亨無咎故如此立言或者

以為天下之道二不仁亦喚做道又曰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皆道也此道且可泛說至下文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方謂不失其道所謂貞也不知上文恒亨無咎已是指貞者言矣但未說出貞字下句方丁寧出猶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豈有不貞而得為于野乎而得亨利涉乎下句利君子貞亦是方丁寧出耳本義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道字亦不甚重得字最重守貞方為得其道不然則失其道矣得失之分貞不貞

之間也○利貞利有攸往本義云然又必利於貞守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益不貞則非所謂恒矣世固有執拗終身者如楊墨之徒所守非不堅正則未也故終不可行○利有攸往則亨無咎意利貞則利往矣謂利貞為不易之常利往為不已之恒者非也且不易不已本非相對不已者乃所以為不易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是也卦辭此二句只是占○恒卦彖辭須以守字對行言有大涵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

固則其行之也力理固有不可誣者若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故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亦是此理○大凡事都須有箇把持方有箇設施此在人實見得利貞以守言利往以行言通書曰守之貴行之利人曰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文言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又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皆此理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彖傳久於其道也或認其守太深謂久於其所當久

之道方與前本義得所常久之道相協然則下文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者亦欲如此認乎是不必然矣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帶上文說來語意若云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者也本義倒解欲其明耳○天地以正不着力天地自無不正也　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謂所長久者皆正也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也庸何不正之有如所謂正大而天地之

情可見者○天地所以長久者亦以正而已而況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貞也○天地之道此道字與久於其道道字輕重不同下文以正而已之正字却是本文其道之道字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以其靜之極而言則曰終以其動之端而言則曰始其守不堅則其用不利亦如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之意故曰終則有始也蓋動靜不可正訓終始而

一靜一動實為終始也在此則靜為終動為始○利貞謂所恒者正也只就自家身上說言守得這道理有常利往是發施出來故曰終則有始也必如此說方得分明○此釋卦辭利有攸往言其往之所以利者非自能利也葢以其能久於其道而有終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此以靜為終動為始靜體而動用也知動之生於靜則知利貞之所以利往矣此自然之理也故曰以靜為主此理關涉最大○按彖辭

利貞利有攸往本是相連句似不可析今彖辭乃析言之然却云終則有始也意義自相貫而周浹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愚謂日月非天則無所附麗矣能久照乎〇依程傳云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葢是言天之行有常運日月趨其運度而行是爲得天歟然考之天之行一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比於天爲不及一度月之行又

不及十三度有竒是天自天日自日月自月不見日月之順天行親切處似只可說日月附麗乎天以照臨下土爲得天也〻正蒙天道篇曰日月得天得其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天也此與程傳合參程張二先生當時同會講易此等處恐俱甞共商量過後學似不可更立别說但據本文云日月得天其意若自然明白分明一箇得天在目前似不消說到往來盈縮之順天理處故雖有程張之說在而愚心終未能

釋然也○或曰但本義無解而程傳有解者若傳既有解朱子不以為非故本義不復著也後學便當從程傳是未然程傳之說明明白白的當者本義亦多更自說出豈以其既是而不重著乎蓋本義則自為一全書非為補程傳之欠也至於其一二之說得詳明而不可易者乃曰程傳備矣如或說得雖善而或一句一字之未切於易之本義者則皆不復云而自為之說今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本義未嘗云程傳備矣學

者斟酌講論何害也耶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愚謂久成者成四時也程傳謂生成萬物益與上文久照相對為例此恐當從程傳久照者照萬物也久成者成萬物也但久成不必依程傳以為亦本於得天益日月久照以得天也四時之久成以變化也亦自然明明白白道理何為又以得天挽入變化來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此中庸所謂久則徵也葢天下化成非勉强行道於歲時者所能致也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久於其道意重天下化成乃聖人久於其道自然之符應也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皆有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静者常静飛者常飛潛者常潛天地萬物之情常常是如此而已其或有不如

此者謂之變怪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說見上立未是恒不易方乃恒也方道之所在也立不易方即所謂久於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深之也如浚井之浚謂求恒之深也初六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按本義易之大例初便應四是初與四為正應本理之常也然此爻則有不然者自初而言

初居下上視乎四勢分遼濶未可深有所求也又自四而言四震體震動無常也且四又陽陽性上而不下其情不下接也况又隔於二三其勢亦有所阻也是四應初之意有異於常而尤不可深以常理求之矣○又云以上本義皆言其不可深求以下則言其不知其不可而深求之也○夫初本不可深求於四然唯明者能見幾而作今初六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巽之德入也居其最下而為之

主入之深者也是其性務入矣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必竭其忠必盡其歡如此非唯不塞所望而反逢彼之怒隙由是起怨由是生禍由是作矣故貞凶无攸利凶有害也無攸利無益也兼舉而備言之甚言其不可浚恒也○初之所求於四者本理也而其所以不可遂其所求者則勢也理勢之閒君子審焉○貞凶無攸利益求榮而反辱之意○或問劉蕡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

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踈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於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本義意全象傳只是本義在初二字之意

九二悔亡

程傳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愚謂以陽居陰如所處非其位所遭非其時皆是本宜有悔也以其久中則雖所處所遭非其時位然能處置調

停得好而守之無失亦終無悔也○按程傳居得其正則常道也則以陽居陰不必說是所處非其位所遇非其時分明是所為有失後來補救得好耳益悔理自內出者如所處所遭非其時位於吾何悔此亦精義之法如亞夫將兵致得軍中夜驚先儒所謂亦未是節制之兵此亦是失常理而有悔處然能靜以處之堅卧不起故卒定此亦久中悔亡之意○彖傳曰久於其道而此曰久中者要之道外無中中庸常

句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但道字本自以理之正言○一說悔字不必拘是理自内出者讀到睽卦六爻當有疑正字不必解作不偏不倚只是不邪之意○在恒之卦而居下體之中即為久中之義○九二之以陽居隂亦須是說他人事上處置有乖方處却有久中好處來補他所以悔得亡又看得久中在人是箇厚重而有常德的人其以陽居隂之失特其一時一事之過此說久中又與前說不同此說似

勝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本義位雖得正本是有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心慕富貴利達而不能久於其所是有德而不能恒

益初志可觀晚節頻改舍大路而趨荊棘舍靈龜而觀朶頤如漢之華歆本與邴原管寧齊名其後仕曹操遂甘為鷹犬至破殿壁出伏后而殺之是可恥也

孰不可恥今其汚名流穢千古何恥如之又如唐之

臣曰張文蔚曰蘇循曰楊沙曰張策曰薛貽矩曰張光逢其始也皆以名行重於當時及朱溫篡唐或為勸進或為奉璽無不奔走於賊庭是雖竭東海之波莫雪其汙矣〇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辱之者衆莫知為誰〇承奉也自送與他不求而至也〇本義又云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何所自來也此句兼戓承二字解語意與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討之者同〇貞吝者貞而不恒故居貞而無恒以内則終不

可以順乎親以外則終不可以信乎友以上則終不可以得君以下則終不可以得民何所往而可故凶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二句就九三本文言亦即所謂貞吝也下文貞吝二字又是申戒占者之辭亦即上文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也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已足以戒占者乃又曰貞吝申戒占者之辭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言無往而不得辱也如所謂國人皆賤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之意

九四田无禽

程頤傳曰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雖久而何益夫恒久固美德也但欲其所當久耳今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是不當久而久者如此何利故其象為田无禽占在象中也此爻之象非專為田設也故本義云占者田無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

所求也若只從田無禽說久非其位意則是久田於無禽之地決然不得禽也守株待兎即是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泛言人事則凡所處非其地所乗非其時所為非其方所交非其人皆久而無功凡百人事中惟田之於禽所得最大最顯人所易見故此以為象而一切人事皆在其中矣本義云占者田無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姑以田無所獲為主而推類以盡其餘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與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同意

皆理在象中意在言外中爻辭之法當然耳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非君子經

常之道也如使以吾之剛應彼之柔而有其常則何

嫌哉今自身是柔惟順他人此惟婦人所宜耳故曰

婦人吉夫子凶正而固矣只在常久不易上說他卦

以柔中而應剛中極是好爻惟此爻為不好者欲恒守累也夫丈夫豈可以柔順為常○朱子小註謂要看得象占分明恒其德貞象也婦人吉夫子凶占也本義曰故其象占如此依此小註則凡云故其象占如此亦須有别不可混論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爻象只是婦人吉而象傳加一字曰婦人貞吉者婦人如是而吉者以婦人之道不再醮也貞即所謂恒

其德也○從一以一人言所謂不二夫也

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婦則剛柔易位矣牝鷄司晨矣

上六振恒凶

恒極則不常以全體言震終則過動以上體言總是從上守取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則兼六守取夫陰柔居上非其常也況又不能守斯爲振恒矣上六便是不恒如何言振恒益振則非恒恒則不

振謂之振恒正所以明其不能恒也猶咸其脢之意○陸躁則不能理性世間事若箇不因忙後錯了其凶固宜○恒極則不常程子曰物理極而必返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旣極則動而必反也

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在上二字正是謂其處恒之極極則變矣故曰恒極則不常也所以象傳特露出在上二字以見此爻之

所以為振恒處如牽復在中元吉在上之類其意皆然○或者謂當如程傳云在上而其動無節及本義居上非其所安之説葢幸程傳本義有此二句而强壓為之説耳其謬亦不待深辨○在上只是恒極則不常之意不必兼震終則過動説

䷠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者退避也凡動静間一進一退亦謂之退故退字

不足以盡遯字之義須兼避言益其所以退者正以避小人之禍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陰陽是活套字在天有天之陰陽在地有地之陰陽在人有人之陰陽在物有物之陰陽此陰陽則指人類言也陽是君子陰是小人故下文云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浸迫於陽也所指明矣○二陰浸長陽當退避何不曰君子小人只曰陰陽葢就卦而言於解卦名之義為切如下云九五當位而下以六二應之亦以九

五爲君子六二爲小人然亦只與九五六二也○二陰浸長陰有伴了小人合交之勢○方一陰之生雖履霜堅冰之勢終亦在所必至但陰猶獨而未羣也故只名姤及二陰成聚則其可危又非姤比矣此時直須遯也故爲遯一句連上文二陰浸長陽當退避爲文尤見陰陽二字分明是指人類葢造化無遯惟人事則有當遯處○六月之卦也姤五月一陰遯六月二陰否七月三陰觀八月四陰剥九月五陰坤十

月純隂○遯亨本義云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言君子之勢雖已當退避然君子中有九五者有陽剛中正之德而下應柔順中正之六二自是小人中之好者初無不相容之意是君子若猶可以有為而不必遽遯也但二隂既浸長於下則雖有九五之德六二之應終不能遏小人之盛終不能挽君子之衰其勢不可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自亨苟不知遯則身中

小人之禍而道亦與之俱否矣故惟身遯則道亨其道之亨者非亨於天下亨於一身也與困而亨習坎之心亨一例○彖傳曰剛當位而應當位非以為君位亦不得兼位言依爻辭本義云剛陽中正是純以德言言其德之盛又有六二之應誠有非他爻比者若兼位言則六二之柔順中正亦為兼位乎或謂易中但言當位俱是言其德之當位如當位以節之類若純以德言則當云剛中而不曰當位矣以為位兼

德之意愚謂如未濟剛柔正而位當也亦以為兼德位乎看易者安得泥於辭而以為典要須順其意之所指乃得其理○此卦九五只是君子陽也亦是在位之君子但此以九五釋亨又不涉於位也○自退而道亨者得以自伸其志於隱約之中也○小利貞承上言君子以小人之浸長固當退避但汝之為小人者還須利在守正不可憑爾浸長之勢而遂陵轢君子安知其不為禍乎葢自古小人之害君子終未

有能獨免者聖人非徒為君子計而亦為小人計然其所以為小人計者正以為君子計也抑邪輔正以立人道所謂所以賛化育而參天地者○小謂隂柔小人也即小往大來之小○易所以以陽為大隂為小者誠以大人之大也誠以小人之小也此意最可以深長思也葢大人是何等器局規模小人是何等器局規模大人云為氣味是如何小人云為氣味是如何古人謂之大人謂之小人真有旨哉真精義哉

所謂君子者亦然君子是王公王公氣䰟亦自大宋子謂劉共父作王龜齡文集序有曰㢘骨驗之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瑣細盤屈云云者必小人也亨為君子言小利貞為小人言

○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皆諷君子以避小人皆警小人以不可害君子

遯亨遯而亨也

遯亨謂遯而得亨也見不可不遯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剛字只當九五字當位兼陽剛中正本義亦云九五當位是九五字正當此一剛字也〇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語錄云此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若全依此說不惟與本義背與理實有未通處以爲爲其剛當位而能遯可也

兼謂以其有六二之應所以能遯則如何可通夫六二是隂柔小人但中正為近厚者耳小人豈是能為君子謀而勉使遯乎按九五爻辭下朱子小註曰剛當位而應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不好所以戒約他貞正方得所謂小人未嫌自家者正所謂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者也所謂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不去者正此所謂二隂浸長於下

則其勢不可以不遯者也尤見卦象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而此當從本義爲定矣○以九五一爻釋亨義猶云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故獨言以九五一爻其不曰釋卦辭而曰釋亨義者曰釋卦辭則似通釋卦之辭矣曰釋亨義是遯句之義且此大文若非本義有以九五一爻釋亨義一句則疑於明遯義矣不見未是遯而亨意蓋卦名遯字只是言其勢之當遯卦辭本九五之剛當位而應方是言其能遯能遯乃

亨也○因此本義一句尤見得前本義是與此意同不是兩意葢此既以九五釋亨則前本義九五當位云云者獨非所以釋亨乎而彼此一意不容獨異者昭昭矣又可泥小註之言乎

小利貞浸而長也

以其進故止之○浸長二字最當細認朱子小註云如王允之於董卓謝安之於桓温皆是小人盛極而衰時節故制之易若是浸長時將何策以禦之只是

退避聖人甚要人知幾不然剛當位而應時多少好
故曰若猶可以有為然大勢終是難支了故曰但其
勢不可以不遯所以決是遯去知是無柰他何不如
早行為嘉故九五為嘉遯○朱子曰王允是筭殺了董
卓謝安是乘桓溫之老病又曰他是大臣亦如何可
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去大臣任國安危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可去愚按異姓之卿亦可
去

遯之時義大矣哉

夫陰方浸長其堅冰之漸剥林之勢吾力莫如之何所謂處之難也只得見幾遯去而已矣失此不去後悔何及穆生曰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者為此矣故曰遯時義大矣哉○人曰陰方浸長處之為難一說陰尚未大盛此際乃人所苟安而不能決去者也故曰處之為難夫子所以嘆其時義之大欲人之審處而決去也蘇子瞻論晁錯曰天下之患最不可為

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為之則天下忽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是亦處之為難意司馬温公曰聖人之慮遠故能謀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謀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亦頗是處之為難意此二説於姤之時義大矣哉為尤切此説非本文之意本文以浸長為盛非以為微也詳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逺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雖無意於絶山而山自不能以及乎天遯之象也遯是相逺之義非退避之義也或以為天遯山人或以為山遯天者非也據下句君子逺小人而言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此是天逺乎山之意君子逺小人不惡而嚴不必説君子遯小人只是從天下有山取其法象葢君子之於小人決不可不逺之而使之得近但亦不必惡厲以逺之惟嚴以自守則

一正足以却千邪而小人自不能近矣嚴則如天然不求其遠而勢自不能近矣信然信然故曰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便是如此方得朱子以為亦推得好是也○君子自守之常非法不道非禮不動然望之儼然聽其言也厲則邪正不容以並立彼之小人自有不麾而去者矣○小人自不能近非獨其勢不可近有心醉神服而不敢近之意程傳曰在乎矜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愚謂威如之吉反

身之謂也只矜莊威嚴固亦足以遠之然未足以盡嚴字之義也必兼律身素行言若只是容貌辭氣間嚴則小人之奸猾者固未易却也恐適以取其侮惡亦未專謂惡聲厲色凡用心阻拒如令門上莫稟或打稟門皂隸之類皆是○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味其語意方知君子之嚴非專為小人設也既不專為遠小人設則兼持身之素為是矣況曰自守之常豈專任容貌辭氣間邪天下有山遯此遯字

亦與卦名之義小異○一說亦指君子避遠小人○

補註曰君子游心高明不與汙下者處猶退避也嚴

者以禮律身之謂惡則疾之已甚之詞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易爻之例以始終言之則下爻爲初上爻爲終以上

下言之則上爻在前爲先下爻爲後此卦是遯此一

爻獨居一卦之下是遯而在後故以爲遯之尾也遯

尾厲危其遯之不早也況可占所往乎晦處靜俟可

免災耳晦處靜俟即俟也晦處者即今日儉德避難韜光全身也靜俟者以否運亦有時而過時過則行矣且當隱約以待之然靜俟亦不在晦處之外晦處所以靜俟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遯尾之厲是惟不知早遯而尚往耳如不往則何災之有所謂敬慎不敗也亦是此例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辭意云固之以黄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勝也勝音升然勝字亦不必解作盡字猶云不勝巵酒之勝言欲解脱之而不能也况作不能盡脱則亦有被脱者矣○執之用是以此固之也此全是六二之象小註云此言象而占在其中○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益黄中色牛性順六順也二中也就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益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守而已此之謂中順只看自守二

孚莫之勝說總是中順守内取出是順而健者也坤卦所謂順而健者當依此例觧是順中之健守得那順堅固便是健處處不著吉凶見占者當如此象云耳

固志也

謂自固其志不可榮以禄也就是莫之勝說意葢執用黄牛之革便自莫勝說矣非别一意也

一說固必也固志謂必遯之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其曰係遯有疾厲是正意又曰畜臣妾吉雖云尚有此一吉然益足以見係遯之無所利矣猶咸九五咸其脢而曰無悔云耳皆是短中求長因貶得褒其褒亦貶也○或曰畜臣妾吉自是一占看來不然分明是明係遯之無所利耳○臣妾僕妾也古有云臣妾朱子所謂終日在脚手頭者也係遯是危邦已不可入亂邦已不可居乃顧戀家族妻子及權利之類而

隱忍濡滯不能決去如是則名節必爲之虧身家反爲之累此其疾也厲孰甚焉○厲字還須看得與凶字有別方是莫說到喪身敗家處蓋喪身敗家則是已凶矣非止厲矣厲只是危意危之者危其將至於喪身敗家也然常驗之古今其係遯而終能免於喪身敗家者亦寡矣○本義下比二陰蓋九三陽也本是君子○畜臣妾吉言以係遯之道畜臣妾可無疾厲耳疾非身之病其行之疵也○以係遯爲疾者深

病其當去而不能去似是箇魔病然也有鄙薄之之意有傷惜之之意○本義益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此句須看得有下落益臣妾亦是小人中人係遯之情於小人中只可用於臣妾若夫正經奸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去之惟恐不速況可為之係戀而不能釋去哉而凡一切事之大者但有所係而不能決便能致厲矣○賢守厲畜臣妾者但有所係戀便為不賢矣故云惟臣妾則不必其

賢而可畜或說賢字指臣妾見得賢人君子不可得以私恩畜也所謂君子不可虛拘者也○一說君子小人俱要泛說不可指定做有德之君子既是有德如何有戀愚謂還可兼德而言且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愚故亦曰但有所係戀便為不賢矣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係遯則志氣終於不振是為疾憊而致危必矣憊只是困憊義亦不必說到喪敗處貼疾義不貼厲義疾

則厲矣不待言○一説文曰有疾厲而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明厲則疾憊疾憊則厲也看來疾與厲須有別厲字自有易中凡例此不可獨挽以就疾字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大事不必説外去君子之出處去就便是事之大者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遯好而能遯也一字為一句然則剥之無咎可以

此例證矣九四與九三正相反○君子吉者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吉也吉不可說大重小人否程傳讀作鄙音想朱子初年亦從其音後來見其不通遂改讀為缶音耳何以見否塞之義不通蓋否字是主君子而言若小人否塞何足憐哉故君子道長卦謂之泰小人道長卦謂之否否亦謂君子否也不然小人道長說作小人泰亦得了然後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依程傳讀為小人否音鄙則是小人

為訴不幸矣小人無不幸○既曰君子吉何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否者罪其不能絶所好也使能絶所好則亦為君子矣何不吉之有然君子既以好遯而吉則小人之不能者凶可知矣上文不特曰君子好遯而又必言吉者要其終而言亦所以勸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是君子下應六二六二陰柔是小人但其柔順中正却是小人中之好者初無害我之意況九五陽

剛中正又是的確人望只是見得自家合去即便決去了全身全節不辱不殆所謂嘉遯也此與大人否亨之意相類○朱子曰此爻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依此便是彖辭彖辭意同剛陽中正即是剛當位處純以德言與柔順中正類矣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也正是活字其他遯字者或

迹涉不安然後遁去如九五在我既無疵在人人不我嫌全未見有可去之隙然以將來之勢宜早引去去得甚好故曰嘉遯若待小人有言然後去不爲嘉矣嘉遯如俗云去得妙也

上九肥遯無不利

本義云以剛陽居卦外下無係應蓋剛陽則有果斷之明居外則陰禍未及其身下無係應則無所牽係爲能得意於遠去是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占者如

是吾見從容自得綽有餘裕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中傷之禍無自而及汙濁之世無自而染無不利也但其利止於一已而已○九五嘉遯如微子上九肥遯如伯夷太公○嘉遯如張子房肥遯如商山四皓○一是當在位而遯一是逸民

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無所疑在肥遯字上坦然無礙也可以想見其肥遯之意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大壯利貞葢大壯勢也利貞理也大壯而不利貞則勢有餘而理不足恃壯妄為豈其利哉故利在正固也○大壯或失其正或正而不固皆不過是强猛之為耳非君子所以自固之道也○或曰四陽盛長為大壯若五陽六陽不尤壯乎而以此為大壯何也曰盛長者方亨之勢也故曰盛長是以大壯若五陽之

夬其勢近滿純陽之乾則陽勢已滿如既午之日既望之月皆不謂之壯矣人三十曰壯亦是血氣方盛發而滿足之時○大壯而曰利貞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更以夬之彖辭觀之益信聖人之情可見矣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卦體言大者壯也固為大壯之義以卦德言乾剛震動所以壯也亦為大壯之義釋卦名有兩義也兩

義不相涉○剛以動故壯以字作而字看剛體而動用也剛而能動是扶能為之資而又濟以必為之志則何為而不成何往而不濟何堅不可破何難不可克所以壯也看所以字見得壯猶在後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謂大壯利貞云者言大者却要正也不可謂所以大者以其正也如此說則非釋利貞之義而大字便與卦之大字不同却與卦辭異旨矣故不必從○大者

正也與上文大者壯也句法相類然大者却要正也語録云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恐記者之誤語録人一說云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此說明白可據○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到此大字方與上文二大字不同此正大二字純以理言○或云天無私覆而無所不覆天之正大也地無私載而無所不載地之正大也看來此說於情字尚未盡且未切須兼覆載生成言乃可以生成言之氣一舒而萬物皆生天

地無容私於其間也氣一翕而萬物皆成天地無容私於其間也以至雨露之沾濡風霆之流行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皆無所容私於其間也其正大何如哉○天地之正大總是無邪曲難分正是如何大又是如何所謂所以大者以其正也安頓在此處却無妨故君子謂之大人以其正也爲不善者謂之小人以其不正也此理誠可玩味○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者必大蓋正則公而大矣同人于野亦以正而

大也若於宗則不正亦不大○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切不可泥正大字是人事之正大正大二字且虛講不可就指為天地之正大須於天地之情可見處方發揮出天地之正大意○按本義云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可見正字尤重大字本是帶說而却與正字平正則大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而大壯其可不利於貞乎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烈烈其聲赫赫其威肅犀聽而起衆蟄其

勢壯甚大壯之象也君子體此一毫非禮之事不踐

諸身是不爲人欲之私所屈矣何壯如之故曰自勝

之謂强也中原之戎虜易逐一己之私意難除真所

謂壯哉○造物以雷在天上爲大壯君子以非禮弗

履爲大壯自勝者强不是說自勝則能强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本義云剛陽處下而當壯時以陽剛之資而處於下

位則不安於下且又當壯時其力足以銳於進者也故為壯于趾之象占者居下而壯於進其凶有孚矣○居下而壯於進則咈於理而忤於勢必值裁抑之虞反取用窮之災矣道理與咸拇浚恒同

九二貞吉

貞吉還須就壯上説蔡之九四之貞吉則然○本義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中盖指心言正益指其所為之事言夫二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則足

其所為未免恃壯矣所處得中因以不失其宜則是由其宅心忠恕不肯為過當之舉故能因以戒其恃壯之為也○書君牙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氏傳曰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據此則中正之辨所從來舊矣九二吉字頗難說若以大壯利貞例則是不躁於進而終無不遂進者但據九四爻下朱子小註云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

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則九二貞吉不可以為得遂其進然愚又以為此卦為大壯大勢陽皆須進惟初九在下而壯于進九三過剛而用罔則反取困而不得進若九二既能因中而正不應只自守而往了故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子曰物無壯而終止之理但貞則不致困而必遂其進矣況九二之因中而正與九四之不極其剛若正相類奈何一進而一只自守哉均之為貞吉也

九四之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即吉之象也特以四前二陰為藩之決藩既決則有大輿壯進之象矣故更著此二句今乃以其有此二句而遂疑九二之不得與同何也又如上六之艱則吉亦就說得遂其進此未敢便以為然姑記之以俟知者大抵爻辭與卦辭意同都是恐其恃壯妄進故戒約之不得不嚴然以為終於自守則尚可疑雖初九亦終必進但怪他居下急進不能循序而漸進矣若依上註則只說

得悔亡不可為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象也貞厲占也羝羊觸藩羸其角占之象也○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占者如是雖正亦厲況不正乎是用壯者固厲用罔者亦厲也貞厲如何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然葢小人以壯欺君子以罔困也用壯者血氣是尚勇力是憑不復顧理之是非

勢之可否者也用罔者蔑視世事藐不為懐旁若無
人恬不介意者也貞厲意兼用壯用罔言或曰既是
用壯用罔則豈有得正之理曰亦不必如此拘且如
王赫斯怒君子豈無用壯時君子有所傲惰豈亦無
用罔時但此以過剛不中言則皆非其正者耳且其
辭意若曰雖正亦厲况不正乎非謂此用壯用罔者
得正也本意只是謂其事雖正但發之過剛則皆不
免於厲無得許多閒辯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此一爻在小人爲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象傳之辭只是如此而本義釋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何耶葢用壯者必以壯敗用罔者必以罔困故象傳雖不言其困敗而理之必至亦有不待言而知者至朱子釋義恐讀者忽之以爲象傳不及此意也故發之云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夫大壯之道所利在貞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貞然惟其以陽居陰則為不極其剛故雖不貞而有可轉而貞之理故因占設戒曰若能正固而不恃壯以進則得其正而吉且悔亡矣况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之決開而不至羸其角於是壯于大輿之輹前進無疑矣○一說其悔亡且謾說出得遂其進意出下句方是說出吉悔亡之實象猶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為貞厲之象此說穩當無疑○

藩決不羸雖取四前二陰之象然意不重在此源頭總在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此二句自相連說觀象傳云藩決不羸尚往也尚往便當壯于大輿之輹一句蓋上句是云無所阻於前下句是云進而前也兩象一義也故本義云亦可進之象也初無所復取而蔡氏乃云下乘三剛為壯于大輿之象則是別取一象鑿矣兩象語勢實相連即所謂貞吉悔亡者也〇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恐是承上文如牽復在中

亦不自失也則承上文咸其股亦不處也則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今九四空頭說箇藩決不羸非承上爻羝羊觸藩羸其角而言則何以哉如乾九四或躍在淵亦承初二潛龍見龍言不然則為何物躍淵耶彼以其意顯而且無他故不觧此則為起下句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故也○四前二陰則藩決矣此意殊輕若必拘拘則九三羝羊觸藩亦須添入三前有四之象矣而今說者皆不

用何也○又如節卦中正以通而本義云又坎為通其意亦輕其取義大端總在不極其剛上了○輹程傳云輿輻同車輪之中幹也如磨心然車之敗常以輹折壯于大輿之輹與壯于趾句義同非謂壯過于大輿之輹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故皆能抵觸以進獨六五以柔居中夫柔則巽懦不敢進中則安

常守分而不能果於進故獨不能抵觸以進夫卦本壯象本羊今乃以柔中而不能進是為忽然失其壯矣喪羊于易之象也○雖失其壯然凶害悔吝常由壯于進而致如初之征凶三之貞厲上之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故六五亦可以無悔○疆埸埸字音易音亦或作場者誤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柔居中也以柔居中如何謂之位不當蓋以壯言

之以柔居中失其壯而莫能進也故由其位之不當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程傳云然（

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無攸利

亦象也帶連上句故云其象如此其占可知占則亦

如其象然○或曰然則艱則吉亦當併爲象邪曰此

如咸六二之居吉例蓋本爻之象只如上所云然其

中又有此好處若能變計則尚可以得吉皆本象以

著占也○艱則吉畢竟有可進之理者以其本壯也但能善用其壯則終須好○本義然猶幸其不剛不剛即是其質本柔質柔則不足以遂其進矣乃曰艱則吉何耶蓋艱是人事質柔是天資壯終動極根柢是壯了於此而艱難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畢竟可進若全無壯則如六五之喪羊于易全不能進只無悔耳安得吉乎

艱則吉咎不長也

咎指前面之不能退不能遂而言

易經蒙引卷五上